



經義考

仁
964
56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逸經上

易

遺句

賁彖傳 故不利有攸往 下有剛柔交錯四字接 天文也

王弼注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節彖傳中正以通 下有然後乃亨也 五字誤入注

右郭京易舉正

不威小不懲大

不損而益之

右家語

其亡斯自取災

焦竑曰見風俗通逸易也

右風俗通

今本無之

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天地動而萬物變化

右說苑

天出善道聖人得之

文在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之下

右陸賈新語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

右許慎說文

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右桓寬鹽鐵論

乾爲天

至

爲木果

下有

爲龍爲直爲衣爲言

八字

朱震曰乾其動也直在上爲衣在下爲裳爲言者震聲兌口聲出于口也所以能言者出于乾陽也

項安世曰爲龍震之健也爲直巽之躁也爲言兌之決也震之龍巽之繩直兌之口舌皆以乾文故也乾爲衣土服也坤爲裳下服也

坤爲地

至

爲黑

下有

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

漿一十六字

朱震曰坤變乾爲牝馬離變坤爲牝牛陰陽之中復有陰

陽也為迷者坤冥晦待陽而後明也為方者坤靜而德方也為囊者坤虛有容也為裳為黃地之中色為帛為漿不足於陽也

項安世曰曰牝曰迷曰方曰囊曰裳曰黃皆見本卦繇辭乾為蠶精而出於震至巽離而為絲至坤而成帛也酒主陽漿主陰故坤為漿

震為雷

至

為蕃鮮

下有

為王為鵠為鼓

六字

朱震曰為王當在乾為天以下錯文也

項安世曰為王者帝出乎震也與長子同為鵠為鼓皆聲之遠聞者也與雷同

巽為木

至

為躁卦

下有

為揚為鶴

四字

朱震曰為揚者巽為風輕揚震為鵠陽鳥也巽為鶴陰鳥

也

項安世曰巽稱而隱稱即揚也揚子曰巽以揚之

坎為水

至

為堅多心

下有

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

為蒺藜為桎梏

一十九字

朱震曰水可動而動可止而止故為可

項安世曰宮與穴同象皆外圍土而內居人陷也隱伏也陽在中也五聲之宮亦陽在中也律者法也水能平準故為法棟字疑當為棟棟在屋中有陽之象焉大過肖坎故為棟逸象多出於繇辭之文恐取於大過也

離為火

至

為科上槁

下有

為牝牛

三字

朱震曰為牧牛王洙本作牝牛

艮為山

至

為堅多節

下有

為鼻為虎為狐

六字

朱震曰爲鼻者傳曰鼻者面之山

項安世曰艮爲山鼻者天中之山也艮主寅虎寅獸也故艮爲狗虎之子亦爲狗坎爲狐取其心之險也艮爲狐取其喙之黔也

兌爲澤 至爲羊 下有爲常爲輔頰 五字

項安世曰晁以道古易常即古文裳字若然坤之逸象既有裳矣兌之爲常意者其爲商之誤與

右九家易解

離者麗也 下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 一十四字

右王昭素易論

故受之以遯 下有遯者退也 四字

右易舉正

書

逸篇

汨作 九共 橐飶

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飶

劉敞曰九共九篇共當作邱古文邱作𡵓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爲共耳九邱者即所謂八索九邱案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及橐飶然則汨作之篇言所以釐下土興功致治之道耳九邱者乃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擾之故爲九篇篇言一州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

幽并之俗與冀州類營州之俗與青州類但疆土廣大故分之至於人物自如舊也孔安國爲隸古定書不知邱字誤爲共遂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邱案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邱可乎則此云九共當爲九邱必也禹貢雖載九州之地形乃是治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是禹貢所言者形質也九邱所言者情性也惜哉此書之亡不及見有虞氏之明德也

林之奇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橐籥畧之可也

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

薛季宣曰鯀湮洪水而謂之汨陳舜釐下土而謂之汨作

鯀亂之而舜治之水治而後民可作也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紀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畧耳舜典釐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爲九州矣

帝告

史記作佶

釐沃

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陸德明曰帝告釐沃等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俱通

陳櫟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即帝嚳

章施乃服明上下

王應麟曰書大傳引帝告篇

湯征

序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穎達曰湯伐諸侯始於葛伯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

見史記

金履祥曰史遷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

汝鳩

汝方

史記作房

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於北門

孔安國曰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薛季宣曰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盛德之至乎不以桀之不能不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正乃已不得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焉

鄭伯熊曰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於商伊尹復歸于亳則桀無悛改之理矣然後湯師興焉蓋湯之伐桀必俟伊尹之歸伊尹未歸則桀猶可改也

金履祥曰孟子所云五就湯五就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

羅敦仁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知此是語汝鳩汝方者

夏社

疑至

臣扈

序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

孔穎達曰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後用二臣自明也

程子曰不可者湯不可之也

薛季宣曰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變置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爲勝夏首政

鄭伯熊曰勝夏之後欲遷其社湯獨不可特屋之以示戒若曰是其君之罪非神之責耳此作夏社之意也伊川曰屋社之制計必始於湯理或然與

陳櫟曰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

典寶

序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般

史記作變

俘厥寶玉誼

史記

義伯仲伯作典寶

竹書紀年帝癸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般戰于郕獲桀於焦門放

之南巢

孔安國曰三艘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孔穎達曰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艘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

薛季宣曰典寶之作其明守器之道乎

鄭伯熊曰三艘桀所奔也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也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不可常乎明居

序曰咎單作明居

馬融曰咎單爲湯司空

薛季宣曰孟子稱大哉居乎此明居所以作也

肆命 徂后

序曰成湯既殲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安國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也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也

沃丁

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

李舜臣曰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伊尹周公之葬獨紀于書

咸乂

史記作艾

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

孔穎達曰桑穀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皇甫謐云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關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妖不勝德也

陳樸曰意此臣下相警戒之書咸乂以巫咸能乂王家也

按史記作咸乂下有作太戊三字是太戊亦篇名蓋四篇中之一矣

伊陟 原命

序曰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曰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孔穎達曰俱以桑穀事告

仲丁

序曰仲丁遷于囂史記作仲丁

竹書紀年仲丁元年辛丑王即位自毫遷于囂于河上

孔安國曰陳遷都之義

李顥曰囂在陳留浚儀縣

皇甫謐曰仲丁自毫徙囂在河北也

河亶甲

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竹書紀年河亶甲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

胡一桂曰河亶甲仲丁弟相今相州

祖乙

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竹書紀年祖乙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

孔穎達曰孔傳以爲圮于相乃遷都于耿據文圮于耿祖乙居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嚚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他處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嚚相耿奄爲五邦也

高宗之訓

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分器

序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孔安國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

薛季宣曰有虞氏之班瑞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胡仲曰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氏之矢皆分器也秬鬯二卣周公得之成洛之後秬鬯一卣文侯得之東遷之初乃知宗彝重器也

羅敦仁曰詩序賚大封于廟也彝者酒尊廟中之器傳曰周有大賚分器也

旅巢命

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顏師古曰巢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而來芮伯周同姓之

國在圻內者

李杞曰巢今無爲軍巢縣即其地也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

歸

史記作歸

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孔安國曰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

薛季宣曰唐叔得禾君臣悅而相讓可謂無睽閒之迹矣陳經曰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不爲之偃金滕之啓也禾爲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爲之異畝同穗周公之忠誠上通于天矣

嘉禾

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穎達曰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

王應麟曰王莽傳引逸嘉禾篇

成王政

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孔安國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爲平淮徙奄之政令

薛季宣曰司馬掌兵謂之政典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其有政以名篇

將蒲

史記作薄姑

序曰成王既踐

史記作殘

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

將蒲姑

竹書紀年成王三年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孔安國曰已滅奄而徙其君于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

李杞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于薄姑遷奄民于魯祝鮒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是也

賄肅慎之命

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肅馬融作息

孔安國曰海東駒麗扶餘駟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

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

呂祖謙曰賄之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滿假之辭惜乎其逸也

亳姑

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

作亳姑

蘇軾曰亳姑蒲姑也

呂祖謙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耐于文武也

薛季宣曰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太公封于亳姑而反葬于周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耶

羅敦仁曰沃丁葬伊尹作沃丁成王葬周公作亳姑君子觀於二書君臣終始之義亦可見矣

林之奇曰自汨作至亳姑凡四十有六篇皆逸書也其書既逸則其序之義不可以強通近王氏解經善爲鑿說凡義理所不通者必曲爲鑿說以通之而於逸書未嘗措一辭皆闕而不論此又王氏之所長而可爲近世法者也

右百篇之序

伯禽之命

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

唐誥

祝佗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姑洗命以唐誥封于夏虛

杜預曰唐誥誥命篇名也

王應麟曰命以伯禽唐誥皆策命篇名

右春秋左氏傳

拊誥

王應麟曰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嘉禾拊誥之類

右伏勝尚書大傳

舜典之叙

趙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

右趙岐孟子注

月采

三日曰朏

班固曰古文月采篇

顏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

朱子曰疑月令之誤

豐刑

維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

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黜豐侯

阮譔曰豐國名也坐酒亡國

崔駰酒箴曰豐侯沈湎荷罍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

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迭乃象其形爲禮戒式

後世傳之固無正說

右漢書律歷志

總德

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
焉葆

墨翟曰禹之總德有之

武觀

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
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大用弗式

古

下有闕文

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

按墨子明鬼篇引甘誓下文云故尚書夏書其次

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則此乃周書也篇名不應止一古字當有闕文

禽艾

得璣無小滅宗無大

監年

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

大明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
廖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去發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則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
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

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按墨子非命篇云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

云下

接以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
之又天志篇大明之道之曰

云

而非命篇復引

其文則云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下接以此言紂
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然則去發也大明
也皆太誓之篇分而名之者也古文太誓三篇上
篇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
吾有民有命此大明之文也中篇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
夏王下篇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上帝弗順祝降時
喪此去發之文也梅賾未詳其義遂以去發一篇

之辭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所述秦火以前之書太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

右墨子

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無我怨以令諸侯

太誓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王

乃作誓告于衆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右史記

以上二篇史公從孔安國問故而得之者此真古文也

遺句

予小子履敢用丕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 又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

此

右論語

按國語引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
一人文雖與魯經小異然亦謂湯誓其為湯誓逸
句無疑也梅賾不察誤入諸湯誥篇又從而修飾
之過矣

昏墨賊殺夏書

帥彼天常五子之歌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十四年中行獻

云云又襄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惡之易也隱六年莊十四年兩引商書皆有是句在如火之

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僖三十三年曰季

昭二十年苑何忌引之則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聖作則

右左傳

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兗命

右禮記

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右家語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趙岐曰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吳棫曰自漢以下書之逸者已不復見雖閒出既所未讀
必不能知其為書如所謂先其算命高宗報上甲微不及

貢以政接于有庠之類先儒指以為逸書世方知之不然孰知其為書也

無畏寧爾也

右孟子

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恭行天之罰也

甘誓

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

一作憎

用爽厥師

一作

用闕師

仲虺之誥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

疑伊字

人面何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

伊訓

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

全上

乃言曰嗚呼舞洋洋黃

當是謠字

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

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懷喪

全上

禹七年水

夏書

湯五年旱

殷書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均

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

女毋崇天之有命也

福不可請禍不可諱

右墨子

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

者亡

中歸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伊訓

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

康誥

右荀子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高誘曰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廟觀物之怪異也

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

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

允哉允哉

右呂氏春秋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右國語

載乎在毫

伊訓

右鄭康成書序注

大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太誓

右毛詩箋

大荒有禱無祀

周書

右范甯穀梁傳注

惟高宗報上甲微

右孔叢子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

右賈誼新書

若德明哉

盤庚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酒誥

右書大傳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右史記

先其算命

毋爲權首將受其咎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太誓

右漢書

前車覆後車戒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秦誓

右說苑

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厥兆天子爵

前歌後舞假于上下

右白虎通

仁閔覆下則稱旻天

圉圉升雲半有半無

祖甲返

以相陵懣

師乃摛摛

廣韻摛土刀切摛烏活切

來就基基

宮中之冗食

獮有爪而不敢以擷

在夏后之詞

朕實不明以俛伯父

戔戔巧言

我有載于西

右許慎說文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伊訓

丙午逮師太誓

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武成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全上

右三統歷譜

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太誓

司馬在前全上

右詩疏

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王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

右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周書呂刑篇文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右沈約宋書禮志

按今文尚書祇有堯典而無舜典古文自帝曰欽哉下析而爲二後於慎徽五典之上取姚方興大航頭所得奏上十二字又濬哲文明等十六字冠於篇首予友蕭山毛奇齡持論宜自四海過密八

音以上斷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斷爲舜典其言是也嘗讀宋書禮志魏明帝即位思改正朔朝議多異同侍中高堂隆建議引尚書文首九字與方興文同方興二十八字上於南齊時不若隆一十五字近古鄙意謂宜刪去方興之文自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上斷爲堯典冠高堂隆所引一十五字于前至篇終爲舜典則舜既相屬義亦明暢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不必定復今文之舊也

堯典舜讓于德弗嗣次以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王柏曰昔堯試舜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畧無丁寧告戒之意何與愚

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二十有四字書中脫此以夫子言補之

敬敷五教在寬次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王柏曰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關文勞之來之數語孟子既曰命契之辭朱子集註亦曰命契之辭則是出於堯典矣宜次尚書命契之下

右王氏書疑

洪範八曰師下有食曰生貨曰節祀曰敬司空曰時司徒曰德司寇曰慎賓曰禮師曰律生乃蕃節乃裕敬乃時乃悅德乃化慎乃仁禮乃嘉律乃有功五十二字

孫承澤曰朝鮮本有此文是箕子傳

右孫氏洪範經傳集義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終

後學休寧程德潤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逸經中

詩

逸篇

南陔 白華 華黍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又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

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在

陸德明曰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

李樗曰諸篇皆以秦火之後而亡其辭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

黃樵曰辭雖亡而義不可亡則三篇亦可想而見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則見其風俗之美而孝子皆相率以養其父母也白華孝子之潔白則見君子之愛其親而思全其身惟恐有所玷汙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則見王者之治中和之極致也即其義可以悟其意即其意可以知其

辭矣

呂祖謙曰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粲曰董氏謂笙入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此說非也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

葉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指言孝子當有其人與其事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實順生長之理實無天閼之患實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

其辭雖亡而繫詩者既已明著之不可得而沒也

朱載堉曰謹按毛詩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先儒謂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此說是也或謂笙詩元起有聲無辭愚見論之殆不然也今夫畫角之類其爲器也五音六律未能備具也而其三弄之曲尚且有辭焉何況笙乃五音六律備具之器而六詩既有聲矣安得無辭乎既無辭矣安得謂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南陔等名與夫孝子相戒以養等義乎以此觀之則彼有聲無辭之說滯閼不通矣小序以爲其辭亡者是也先儒以爲元起無

辭非也

邢昺曰儀禮鄉射奏騶虞豳首騶虞有辭也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即時邁樊遏爲韶夏即執競渠爲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敔詩即七月也籥敔七月猶笙敔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

由庚 崇邱 由儀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又曰由庚

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

黃樞曰得由其道如斂藏順其時之類得極其高大如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得其宜如各遂其生長之類

右詩序

貍首

周官樂師凡射諸侯以貍首爲節

儀禮大射儀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閒若一太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經

樂記左射貍首右射騶虞

射義貍首者樂會時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

劉敞曰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鄭氏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芣皆在二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儔矣疑原壤所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即是其章首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林光朝曰貍首風也

六經輿論曰騶虞貍首采芣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閒不可闕也今貍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

熊朋來曰貍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芣之上想見孔子刪詩之時其詩已逸不然則此詩未必

見刪於聖人也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投壺篇所記必第二第三章也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略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而大戴尤詳

今考定貍首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右考工記文

大戴禮作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而食曾孫侯氏百福白虎通作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右射義文

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

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

乃揖乃讓乃隳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

右大戴記投壺文

貍首四章一章七句三章八句

按劉仲原父七經小傳以原壤所稱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謂是此詩章首然諸侯射時大夫庶士咸在不應歌女手卷然之句近於滑稽矣竊恐不類若考工記大戴禮祭侯之辭與曾孫詩連類並書其爲貍首詩無疑今析爲四章詩雖亡其大略猶在特闕章首語耳然亢而射女女蓋指貍首而言則亦不爲闕如也浚儀王氏謂貍首新宮

先孔子而亡恐非篤論

又按武進鄒肇敏作詩傳闡謂瓠葉之詩云有兔斯首即係狸首此穿鑿無據不足信也

采薺

周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鄭康成曰肆夏采薺皆逸詩

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

熊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場中采茨趨中肆夏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反以周禮玉藻爲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宣布武而趨如今之注疏於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

注改正趨行二字

新宮

儀禮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後漢書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于庭

鄭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

王應麟曰新宮或謂斯干也

六經奧論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份曰管與笙類

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以播歌詠蓋未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獻豳雅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

熊朋來曰新宮儀禮注云小雅逸篇或曰即小雅中斯干之詩也叔孫昭子聘宋宋元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則新宮必有詩下管所吹非有譜無辭者矣

錢澂之曰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意宋公所賦必是斯干之末章咏乃生女子事正爲婚姻發耳

王夏 肆夏 昭夏 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祓夏 鵲夏

鄭康成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鵲夏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韋昭曰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林光朝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

嘏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弗替引之

武宿夜

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

鄭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

皇侃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熊安生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

右三禮

驪駒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

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右大戴禮記

明明 崇禹 生開

周書癸酉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鐘終王定

孔晁曰大享獻爵奏庸擊鐘明明崇禹生開皆詩篇名

嶠

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

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之師曠
不可曰請使瞑臣師曠見太子東躅其足王子曰太師何
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
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
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云云
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孔晁曰師曠作新曲美王子也王子述舊曲諫也
轡之柔矣

周書師曠請歸太子賜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對曰
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云云以是御之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與不
疑

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

杜預曰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右周書

河水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楚子送諸秦公享之公子

賦河水

韋昭曰河當作沔

杜預曰河水逸詩義取朝宗于海

茅鴟

左傳丁誦茅鴟

杜預曰刺不敬

祈招

左傳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其詩云云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右春秋左氏傳

支

周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云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鳩飛

晉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叔公子賦黍苗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
韋昭曰鳩飛小宛之首章也

右國語

徵招 角招

孟子曰齊景公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

趙岐曰樂詩也

右孟子

遺句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雨無正之首

劉燾曰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韓任朱離

鼓鐘之三在以雅以南句下

右韓詩齊詩

素以爲絢兮

朱子曰若以爲碩人詩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右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匱

告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右左傳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
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平勞百姓

右禮記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右大戴禮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右家語

舟張辟雍鷁鷁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右樂元語

效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雖無怠無凶

右周官注

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右管子

青青之麥生于陵陂

右莊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右晏子春秋

良工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

右列子

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

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

同常

必擇其所堪必謹所堪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
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右墨子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涓涓源水不離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

右荀子

按荀子之引詩多矣如云墨以爲朗或作明狐狸其

蒼又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又云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云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其辭俱不類三百篇中語故置不錄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惟則定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

右呂氏春秋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右漢書

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患

右鹽鐵論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右後漢書

相彼兮鳥止于陵阪仁道在邇求之無遠

右徐幹中論

大夫士琴瑟御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一終
右白虎通德論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一終

後學祁門馬振叔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逸經 下

禮

逸篇

青史氏之記

右見大戴記保傳篇

世子之記

右見小戴記文王世子篇

王居明堂禮 句附

孟春出十五里迎春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二

一

仲春帶以弓韉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

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

孟夏毋宿于國

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懼其灾乃命國釀

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右三禮注

中雷禮句附

以功布爲道布屬之几

右周禮注

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

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于祭宗廟之儀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陴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祀中雷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轅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

北面設主于輶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干俎
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以上皆中雷禮文

右月令注

禘于太廟禮

句附

禘于太廟之禮日用丁亥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
孫皆升合于其祖

祫于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

右吳氏儀禮逸經左傳杜預注

三正記

句附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質法天文法地也

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

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

右白虎通德論

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
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
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右風俗通

大夫著五尺故立筮士之著三尺當坐筮

右儀禮疏

三王各以正月祭天南郊日用上辛

以上皆三正記文

右三禮義宗

瑞命篇

右論衡

本命篇 句附

男必三十而娶女必十五乃嫁

別名記 句附

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右白虎通德論

盛德記 句附

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

右禮記疏

號謚記

右風俗通

親屬記 句附

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

王度記 句附

劉向曰王度記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

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

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

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撓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

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

天子鬯諸侯熏大夫芑蘭士兼庶人艾

右白虎通德論

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

右雜記注

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

右曲禮疏

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以上皆王度記文

右漢書輿服志

五帝記

句附

立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

右周禮疏

王霸記

史繩祖曰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又曰置之空墀之地又曰正之者殺之也又曰殘滅其爲惡又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又曰悖人倫內外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司寇之注而不見於他書

右周禮注

按鄭康成注周禮引王霸記文乃大司馬之職史氏學齋佔俾乃以爲司寇誤矣

秩官篇

句附

韋昭曰周常官篇名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

經義考

卷一百六十二

五

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
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

右國語

王史氏記

隋書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

昭穆篇

句附

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
也

太學志

句附

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

右蔡邕明堂論

禮外篇

句附

周時德澤洽和高茂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

右賈思勰齊民要術

遺句

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是則子孫慈悌孝
愛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性
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天下

右逸大戴禮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右孟子

經義考 卷一百六十二
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鏐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春則衣青衣佩青玉乘青輅駕青龍載青旗以迎春于東郊居明堂左啓東戶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于南郊居明堂正廟啓南戶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于西郊居明堂右啓西戶冬則衣黑衣佩紉玉乘紉輅駕鐵驪載紉旗以迎冬于北郊居明堂後廟啓北戶

右皇覽

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

右漢書郊祀志

小學礪小節業小道焉大學礪大節業大道焉

毛奇齡曰賈誼新書引逸禮記文稱容經曰云云容經即容禮後漢劉昆少習容禮也容禮當即今之儀禮

右賈誼新書

珪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外曰琮

孔穎達曰逸禮記文

右白虎通

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所以至四岳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爲天循行牧民也

右太平御覽

樂

遺句

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

埴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敔乾音也

右白虎通

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

右考工記疏

春秋左氏傳

遺句

歲祿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

毛奇齡曰見通典博士徐禪議按今左傳無此文豈左傳亦有遺句耶

論語

逸篇

問王

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

璫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璚三采玉也玲瓏瑱璠玉聲也璫玉佩也璠充耳也璫玉飾以水藻也

右太平御覽

玉粲之璫兮其璫猛也

右說文

如玉之璫

右文選注

知道

按逸論語問王篇疑是問玉說見論語部

班固曰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右漢書藝文志

遺句

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右白虎通

大夫退死葬以士禮

右王制正義

孝經

逸篇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

也

熊禾曰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明皇無禮無度之禍

右長孫氏說

孟子

逸篇

性善 辨文 說孝經 爲正

王克曰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趙岐曰孟子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

遺句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人之學者其性善

右荀子

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

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 在有放心而不知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

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

右韓詩外傳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右揚子法言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

右劉向說苑

孟子曰諸侯有王

右周官大行人注

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右坊記注

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右史記注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

右漢書伍被傳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爾

右桓寬鹽鐵論

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右王充論衡

矯枉過直

右仲長統昌言

正枉者必過其直

黨錮傳

阿諛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張衡傳注

右後漢書

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

右風俗通

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

右鮑昭河清頌

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右梁蕭綺拾遺錄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右梁書處士傳

圖景失形

右顏氏家訓

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右文選注

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

右廣韻注

戰者危事也

右北堂書鈔

虐政殺人何異刃邪

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

若久塗炭則易政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右馬揔意林

仁也者人也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

右外國本孟子

按外國本孟子世儒莫有見者朱子集註有云或問信乎曰不可知也

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

君王無好知君王無好勇勇知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

右廣弘明集

按唐韻邛字注複姓四十四孟子齊有曼邛不擇今無其文

爾雅

遺句

瑟二十七絃者曰灑大琴曰離二十絃磬形似犁以玉爲之大曰鼗笙十九簧者曰巢簾大者尺四寸圍三寸曰沂埴大者曰跽大鐘曰鏞中者曰剽小者曰棧懸鐘磬者曰筍簾橫曰筍縱曰簾簫編二十三管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長尺二寸者筭管長尺圍寸并漆之有底大者曰箛中者曰湏小者曰簞簞如笛三孔而短小七孔大者曰產中者曰仲小者曰箛

右沈約宋書樂志所引比今文詳畧不同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二終

學嘉興李光映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緯

易緯

隋志八卷鄭玄注

七錄九卷舊唐志崇文總目同舊唐志云宋均注

佚惟乾鑿度存餘未見

晁公武曰隋志有鄭氏注易緯八卷唐志有宋均注易緯九卷李氏本注與隋志同卷數與唐志同家本蓋出李氏獨不載乾鑿度二卷而有乾元敘制一卷按後漢注七緯名亦無乾元敘制

馮椅曰崇文總目周易緯九卷漢鄭康成注隋志有宋衷

注唐四庫書目有宋均注中興館閣書目又有李淳風續注其一推天元甲子之術其二推易天地人之元術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稱易緯有六篇一稽覽圖二乾鑿度三坤靈圖四通卦驗五是類謀六辨終備王應麟曰康成注易緯或引以解經今篇次具存宋注不傳李淑書目九卷凡乾鑿度稽覽圖通卦驗各二辨終備是類謀坤靈圖各一今三館所藏乾鑿度通卦驗皆別出爲一書而易緯止有鄭氏注七卷稽覽圖第一辨終備第四是類謀第五乾元序制記第六坤靈圖第七二卷三卷無標目

何孟春曰蓋寬饒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今易傳無此語或曰易緯文也

垂皇策

佚

乾鑿度曰先元皇介而後有垂皇策 又曰垂皇策乾文緯乾坤二鑿度此三文說易者也

鄭魴曰伏羲得神著而垂皇策

萬形經

佚

乾鑿度曰有垂皇策而後有萬形經

按坤鑿度注引萬形經文云風者天地之大信又云坎北方無海又云天地者體也易者體中情性又云天地失序必有沮泄媧皇用陰陽鈎之

乾文緯

佚

乾鑿度曰有萬形經而後有乾文緯

乾鑿度

宋均注通志二卷

存

太古文目曰乾鑿度聖人順乾道浩大以天門爲名也乾者天也乾訓健壯健不息日行一度鑿者開也聖人開作度者度路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原也

坤鑿度曰庖犧氏著乾鑿度上下文

黃庭堅曰易緯乾鑿度等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

崇文總目曰中述陰陽日辰數識

紹興續書目曰蒼頡注乾鑿度二卷

晁公武曰右舊題蒼頡修古籀文鄭氏注按唐四庫書目有鄭氏注詩書緯及宋均注易緯而無此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

程大昌曰乾鑿度出於漢世其書多言河圖曰太乙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乙非所論其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無往而不爲十五即陳搏所傳之圖矣然則昔之作爲乾鑿度者實嘗親見是圖其書言七八之象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爲宿蓋於圖乎得之也乾鑿度者世儒多引之以明易旨矣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亦自乾鑿度出也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以降凡言易

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爲也

程龍曰乾坤二鑿度序稱庖犧氏作注稱其書謂序乾坤之元體與易大行者也考其閒有所謂太乙九宮卦宮卦氣月卦爻位之法與夫軌筭占算之術律歷相生之數古今術家多用之又似陰陽卜筮者流託爲庖犧氏書以自神其說也

姚小彭曰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胡一桂曰題庖犧氏先文公孫軒轅氏演古籍文蒼頡修爲上下二篇漢去古未遠秦燼之餘猶或尚有祖述如義之用著九宮之於洛書皆有裨於易教者

乾坤鑿度 一作坤鑿度

通志二卷

序

坤鑿度曰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 又曰坤射於乾順亨貞

晁公武曰右題曰庖犧氏先文軒轅氏演古籍文蒼頡修按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當是國朝人依託爲之

黃震曰鑿度不知誰所作矯黃帝而爲之言云庖犧氏之古文黃帝演古籍文而蒼頡修爲上下篇上篇乾鑿度鑿開也度路也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其說謂有太易而有太初而有太始而有太素乃及古帝者之代興乃及乾坤巽艮之四門乃及坎離震兌之四正至若配身取象取物制度等說支離矣下篇坤鑿度也謂太古變乾之後

次鑿坤度謂坤元十性謂坤有八色曰蕩配曰凌配支離益甚矣乾坤鑿度之言大率詞澁而理寡又有周易乾鑿度周易坤鑿度二篇又皆矯孔子而爲之言竊取繫辭餘自太極兩儀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而至爻象復歸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說謂太易未見氣也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較之乾坤鑿度文頗明直是出一人之手而僞爲古今華質之不同以互相發明者歟然以日之十干辰之十二支星之二十八宿指爲大衍之數五十於易未必合而以易之三百六十析當期之日是京房卦氣之法此書正爲此作而前冒大易爲重耳若其謂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天下受錄應河圖又謂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恐皆非君子之言而謂帝乙以生日爲名亦非殷以即位之年太歲爲號考歷者已得之矣

程龍曰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隋煬帝發使收天下讖緯書悉焚之故遂散亂無復全書今行於世惟乾坤二鑿度

胡應麟曰周易乾鑿度二卷又乾坤鑿度二卷今合爲一實二書也乾坤鑿度稱黃帝撰而乾鑿度皆假孔子爲言其僞固無庸辨說然亦非鑿度本書也蓋元包洞極之類猶是稍能文者所爲此特荒陋俚儒僞撰爾孫穀曰諸緯文俱佚矣惟乾坤鑿度猶存

易考靈緯

失

乾鑿度曰有乾鑿度而後有考靈經 乾鑿度注曰考者成也諸靈術行化本於代

坤鑿度曰炎帝黃帝有易靈緯

鄭康成曰神農法古易為考靈緯

易制靈圖

佚

乾鑿度曰有考靈經而後有制靈圖 注龜書是也

易含文嘉

佚

乾鑿度曰有希夷名而後有含文嘉 注亦名瑞文

易稽命圖

佚

乾鑿度注曰算文

易含靈孕

佚

按坤鑿度注引之

易八墳文

佚

鄭康成曰公孫氏名軒轅依大庖之制作易八墳文釋八卦之理

易九厄讖

佚

王應麟曰三統歷引易九厄

按陽九百六之義本於九厄讖其文云三統是為

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

易稽覽圖

通志七卷 通考三卷

佚

陳振孫曰與上易緯前三卷相出入而詳畧不同

祝泌曰稽覽圖首中孚而復次之祇六十四卦故取震離兌坎直二十四氣而以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各直一日黃震曰緯雖非正書然出漢世此書言至今大唐上元二

年乙亥卦起中孚不知何人作也書有推天元甲子之術推易天地人之元術皆墮小數不足留情其曰癸巳元年一百九十萬八千八百五十三歲乃加太初元年殆誣誕耳惟其謂六日八十分之七注云一卦七分此爲京房卦法則明至每候言災異之應恐亦未必然

孫穀曰此主節候徵應倚卦立言

按稽覽圖文地有險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惟政平均風乃不鳴條雨不破塊其辭若出漢以後人語

易是類謀 或作筮謀類

鄭玄注通考一卷

佚

孫穀曰書有致其誦以導其庸者此篇是也

按類書所引是類謀文有云斗機絕綱玉衡撥攝
提亡五星合狼弧張晝視無日虹蜺煌煌夜視無
月慧字將將當藏者出當出者藏太山失金雞西
岳亡玉羊天卑地高雷謹公行星晝奔蜺夜光上
無乾下無常天昧昧履踐冰民依霧主吸霜開可
倚杵於何藏不知冬不知夏不見父不見兄望之
漠漠視之茫茫羣黨假威坐玉牀通篇純作韻語
正復古致錯落孫樵大明宮紀夢文疑本此

易辨終備

終或作中

通考一卷

佚

按史記正義引中備文云孔子正月爲商瞿筮曰
瞿當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
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九五景子水爲應
陽爻五應有五子蓋唐初其書尚存

易通卦驗

通考二卷

佚

馮椅曰館閣本通卦驗有云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漢儒引之作君子正其始萬物理差之毫釐謬
以千里程可久曰此緯書通卦驗之文也與館閣本其文
特小異爾

黃震曰卦驗有於七經於河洛之目於理無所考而亦鐫

孔子爲之辭首曰太皇之先與耀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
神此不過爲無所考以相欺大率爲卦氣發然僻書耳
楊慎曰唐邵謬著望氣經多引易通卦驗春秋感精符
孫穀曰古今歷法載晷影之數互有參差考之通卦驗更
爲悉備蓋以晷影候病厄通於內經五運六氣矣

按通卦驗大都占候之辭其占雲曰冬至初陽雲
如樹木立春如積水春分如白鵠穀雨如連蓋立
夏如赤珠夏至如水波大暑雲出南黃北蒼立秋
濁陰雲出如赤繒寒露如冠纓霜降上如羊下如
磐石杜氏編珠引之

又占風曰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
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巳

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拜
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閭
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
完邊城八風以時則陰陽正治道成萬物得以育
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又占日晷曰
冬至晷長丈三尺春分晷長七尺三寸四分夏至
晷長尺有四寸八分秋分晷長二寸四分冬至日
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則歲美人民
和順晷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多訛言政令不平
晷進則水晷退則旱太平御覽引之

又顏氏家訓陸氏釋文引其文俱題曰易通卦驗
彖圖通或作統

易通統圖

佚

按太平御覽引其文云日春行東方青道曰東陸
夏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秋行西方白道曰西陸冬
行北方黑道曰北陸

易坤靈圖

通考一卷

佚

孫穀曰此蓋配乾鑿度而名篇

按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五星若貫珠此坤靈圖
文也

易卦氣圖

佚

張行成曰揚子雲太玄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卦氣圖之
用出於孟喜章句

易元命包

佚

乾鑿度曰有稽命圖而後有墳文而後有八文而後有元
命包

易萌氣樞

佚

按晉書五行志引之文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
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

易歷

佚

按乾坤鑿度引易歷文云陽紀天心鄭康成注曰孔子以歷說易名曰象今易象四篇是紀古說又易歷文云別序聖人題錄興亡州土名號姓輔及符鄭注曰言孔子將此應之而作讖三十六卷

易運期

佚

按魏志云鬼在山禾女連王太下又云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主友爲輔

易內戒

佚

右見抱朴子微旨篇

易狀圖

一卷

佚

右見張彥遠名畫記當亦緯書也

乾元序制記

通考一卷

佚

陳振孫曰其間推陰陽卦直至唐元和中蓋後世術士所附益也按七緯之名無乾元序制記

易傳太初篇

佚

按易傳太初篇蔡邕明堂論引之文曰太子旦入

東學畫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當亦是緯書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三終

後學秀水李宗仁覆校

